

韩国学员善劝中使馆官员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韩之际, 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首尔中共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 告诉公众目前的诉江大潮, 同时呼吁驻韩中使馆官员认清形势, 再也不要做中共帮凶。

迫害法轮功者将一一受到法律制裁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博士表示, 近两年来, 中共当局以反腐名义抓捕和法办了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等中共高官, 这些人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说明曾经追随首恶江泽民参与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都将一一遭到法律的制裁, 这应该说是报应。

全球兴起诉江大潮

他指出, 在中国大陆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了后, 自今年五月一日开始, 大陆法院实施“有案必立, 有诉必应”的登记制度后, “全民告江”进入新的阶段。从五月底到十月二十四日,



明慧网已收到十九万二千八十七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共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

中共官员应认清形势 勿再充当迫害帮凶

吴世烈博士还指出, 一直以来, 驻韩中使馆官员在法轮功问题上, 对韩国的公务员进行了造谣和歪曲宣传, 导致韩国高层对法轮功的真相并不了解。借今天这个机会, 希望中使馆官员认清形势, 再也不要妨碍韩国国内法轮功的活动, 不要再充当中共帮凶。

记者会当天, 很多中国游客停下脚步观看, 有的还用手机拍照, 有的接下法轮功学员分发的真相传单, 有的还在现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凡是“三退”的都躲过了这场灾难

【明慧网】我是二零一二年五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 今年四十四岁, 在国企中石油某化工厂当工人, 工作三班倒。

我们班组里包括我共有七个工人, 分别以 A、B、C、D、E、F、G 作为代号。到二零一四年除班长 A 和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 B 外其余五人都“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了。

二零一四年秋天的一天, 我上白班。C 因家里有事请假未来上班, 经工段长 K (没三退) 同意请另外班组的工人 H 替班。工段长一早安排了两项工作:

一、院内某处施工, 用吊车装卸材料, 需要一名施工监护人员,



班长 A 安排我(代号 G)去监护;

二、需要把一百五十多桶浓硫酸从地上运到四米高的池子里去, 除我外六名工人全部参加干这个活。因劳动强度太大, 工段长便弄来一个滑轮和一根棕绳, 就在池子上安了一个支架, 用滑轮往上吊装满浓硫酸的塑料桶(约三十至四十公斤重), 两个人在上面接桶, 四个人在下面拽绳子。A 安排体力较好的 E 和 F 在上面接桶, A、B、H、D

在下面拽绳子。

干了两小时左右, 提上去一百桶左右时, 工段长 K 来到现场说: 兄弟们辛苦了, 谁累了, 我换换他。于是 D 便到一边休息去了。又提了十多桶后, 在把一桶提到池子上要接桶时, 突然装满浓硫酸的桶脱钩从四米高空掉下, 摔碎了, 在下面干活的班长 A、老师傅 B、替班工人 H、工段长 K 都被烧伤了。

六人作业四人烧伤, 可明真相的工人都由于各种原因, 阴差阳错的躲过了这场灾难: C(请假)、D(由 K 替代正在休息)、E(在上面)、F(在上面) G(我不在现场)。

事实告诉我们: 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真实不虚。

被关押二十多次 罗智慧控告首恶

【明慧网】罗智慧女士，今年六十四岁，原石家庄市桥西粮站职工。因为坚持信仰修炼法轮大法，十六年来，曾被非法关押二十多次、非法送精神病院、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等，给罗智慧一家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悲伤。

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罗智慧女士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发往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六月九日即被两院签收。

罗智慧女士修炼前，身体有多种疾病贫血、心、脑供血不足、颈椎增生等，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全好了，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婆媳关系和睦。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底，罗智慧女士曾拿出一千元钱给石家庄市团委赞助贫困山区，当时团委问她的名字时，罗女士告诉他们以法轮功名义登记吧，是李老师教导我要做好人，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才这样做的。

以下是罗智慧女士控告的事实和理由：

被非法拘留：关铁笼子、扇耳光、长时间戴铐等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依法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坐地休息时，无故被抓。因拒绝说出姓名、地址，在天安门分局被上背铐、坐土飞机，心慌腿抖，吐了一大片，全身冒汗跟水洗一样，眼看快晕倒了，解开活动一下，又铐上了，警察边踢边逼问，直到铐子上到最紧。打开后，手铐的牙子勒出的血印深深地吃进肉里，并被关铁笼子四次。后我被非法关进了北京西客站拘留所和体育场。

有一天，我被一承德中年男人狠狠抽了两个耳光，当时眼就花了，脸也变了形。打完后警察不敢让我回号房，在他的办公室罚站了好长时间。十五天后，被逼交出二、三百元钱，又送到廊坊拘留所，继续非法关押。

就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石家庄友谊大街派出所、居委会、办事处，还有我单位受上级严令必须到北京找我。他们强拉上我丈夫共去了四趟

北京、一趟保定、一趟天津，花去五、六千元之多（费用全部都由我丈夫承担）。

后来，我被押回到石市友谊大街派出所，非法关押四十天。我被铐在椅子上七、八天，去厕所也不解铐，只好连椅子一块搬到厕所去。连日的折磨，腿肿得比原来粗了一倍，根本就蹲不下，毛裤也脱不下来。年底，我被放回家，才知是丈夫被勒索三千元钱（后要回）。警察还威胁我：“如再去北京罚一万五千元，没钱，把你丈夫工资、房子抵押。”此后，经常被二十四小时非法监控。

被关押于庄北空医院精神病科：绑死人床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两会期间，居委的张攻兰带几人闯进家中，骗我说“你要上访有人接待你。”我不去，被从四楼强拉硬拽，强行塞进早已准备好的车里，谁知他们竟把我送进了城角庄北空医院精神病科，在里面，我被绑死人床、强行灌食，大约十几天后，被放回。

两次被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共三年多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送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因不穿号服，不干活儿，戴手铐，罚站，蹲墙根，被普教打嘴巴、严管。在关禁闭期间，我看到玻璃上贴着诋毁大法的话，将玻璃砸碎，被四大队中队长乔晓霞扇耳光。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接回后，被送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约五十天左右。在看守所里我因不穿号服、不背监规，被上手脚连铐十几天，一个年轻女警察往死里打。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和疥子。

五十多天后，被友谊大街派出所又非法劳教三年，送进石家庄劳教所二大队。因不穿号服，不放弃信仰，警察强制不让我去厕所，不准和人说话，并由犹太吴玉霞、尚正典二十四小时监控。我撕毁犹太的文章，被二

大大队长赵志谦（已遭恶报身亡）打脸数十次，抓着头乱撞数次，并使劲儿揪头发，头发一撮一把的被揪掉；铐在暖气管上，不让睡觉，致使头皮与脑骨分离，头沉、头胀，血压高达230以上。后石家庄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二零零一年底，被家人接回。

二零零二年，我又一次去北京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再次直接劳教，送进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因我不配合他们，恶警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几个犹太轮班熬（叫熬鹰），罚站，不让我和人讲话。我不配合在院里大喊“法轮大法好”，被四大队中队长乔小霞毒打，满嘴流血。警察指使犹太给我的饭里偷偷放小白药片和黄药片，吃完饭后，我的头飘飘的，有时沉沉的，从没有的那种感受，很多事都想不起来。

在里面我被当成重点迫害，大会小会被点名侮辱人格，讽刺挖苦，损招用尽一起上。警察、犹太一起迫害，导致我精神恍惚，身体消瘦，并且还被长时间强制奴役，包饺子、剪鞋帮、糊纸盒，连续两天两夜不能睡觉，经常剪着剪着就睡着了。一次次的被精神虐待和残酷迫害，致使我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常年被骚扰

二零零八年，中共邪党以“奥运”的名义实施骚扰。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讲真相再一次被红旗大街派出所绑架，并被抄家，之后，被送石家庄拘留所拘留十天。

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月、五月，石家庄友谊大街派出所、居委会因去年讲真相的事三次上门骚扰我。

十六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残酷迫害和精神虐待，总共被非法关押二十多次、曾两次被迫流离失所、一次被停发工资、三次非法抄家、一次非法送精神病院、两次非法劳教（合计三年多）、一次非法判刑。我的女儿心灵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创伤，无法正常上学，连工作都不敢在我们身边，她再也不愿看到我被关押和迫害。